

11/18/28

津西文史资料选编

3

津西文史资料选编

第三册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西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编辑出版

天津大港光明报刊印刷厂 印刷

198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 150000 印数：1—3000

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准印证：图字（西）第00002号

工本费 1.80元

目 录

1. 毛主席视察王顶堤 刘广泰 边均兴 (1)
2. 谢觉哉视察杨柳青 石泽年 (4)
3. 郑子江战场抢救陈老总 董兆祺 金 兴 (7)
4. 回忆政协委员梁振清的几点往事 傅书楷 (10)
5. 地道的神威 郭振江 (13)
6. 奔袭杨柳青 张俊祥 (15)
7. 天津前线指挥部的地下工事 边维普 (21)
8. 杨柳青支前的日日夜夜 宋洪升 (22)
9. 亲人解放军 宋洪升 (26)
10. 张良烈士永垂不朽 郭振江 (29)
11. 抗压迫、船夫杀洋人 许伯年 (31)
12. 王二楞落网记 于焕文 (34)

13. 活捉土匪赵凤鸣 郭振江 (46)
14. 津西青帮活动旧闻 石 经 (48)
15. 孙良诚沉浮史略 辰 曲 (56)
16. 天津商帮“赶大营”始末 王鸿逵 于焕文 谢玉明 (63)
17. 古镇——杨柳青 徐凤琪 (133)
18. 杨柳青买卖通俗杂字 伯 骥 (138)
19. 杨柳青的鞋行业 许伯年 (151)
20. 杨柳青渡口轶闻 王 珉 (158)
21. 杨柳青的脚行 郭启顺 (161)
22. 解放初期的供销合作社 李顺平 (167)
23. 世纪老人话沧桑 勤奋一生为教育
——记王学泮先生办学回顾 王慧玲供稿 于焕文整理 (170)
24. 民间画师“潘美人”轶事 邢富贵 (177)
25. 津门大侠霍元甲之长女
——霍冰如风尘记 谢玉明 (180)
26. 横贯西郊的南运河支流——运粮河 周志安 (185)
27. 崇文书院小史 白延年 (190)
28. 峰山庙概况 朱国成 (194)
29. 年画作坊的灶王爷像溯源 王开元 王鸿逵 (199)
30. 回顾发生在杨柳青轰动全国的事件
——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 许伯年 (202)

31. 津西诗录	
泛莲花淀口占	张志斌辑 (6)
伪军反正歌	朱国成辑 (12)
六劝歌	朱国成辑 (14)
32. 友人书札	
于泽民又致于焕文的信	(210)
余觉安再致霍文亭的信	(215)
33. 文史小资料	
水高庄名称的由来	高 照 (3)
满清十帝在位年数简字条幅	子 羽 (166)
王大娘扫天晴	小 形 (150)
34. 征集文史资料启事	(218)

毛主席视察王顶堤

刘广泰 边均兴

天津市西郊区西营门乡王顶堤村，位于市郊西南，与南开区交界，背靠津西大洼。全村933户，3683人，耕地1566亩，其中菜田530亩，稻田1036亩，养鱼水面3700亩，是一个为城市服务的副食品生产基地。

解放前，这里地势低洼盐碱，非旱则涝、灾害连年。当时流传一首民谣说：“卫南洼，不当家，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这个村还是敌人的据点，经常驻扎着一个排的兵力，他们和村里的地主互相勾结，横征暴敛，农民受尽盘剥，生活极端困苦。1949年1月，天津解放，王顶堤村的人民获得了新生。在村党支部和村公所的领导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定不移地走合作化道路，先后建立了互助组、初级社。1955年秋季，王顶堤村根据上级党委的要求，积极筹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条件接近成熟的时刻，1956年1月12日，毛主席视察了王顶堤村。

1956年1月12日上午十时，毛主席由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西郊区委书记高翼飞等陪同，乘汽车来到王顶堤村。同来的中央和省的领导同志有罗瑞卿、邓子恢、林铁、周小舟等，还有天津市南郊区的李吉顺同志。

毛主席下车后，黄火青将邓秀俭介绍给毛主席，说：“这是王顶堤村支部书记。”毛主席热情地同邓秀俭握手，同时说：“我们来看看。”毛主席边走边问邓秀俭：“村里有多少户，多

少地”？邓秀俭一一做了回答。毛主席问：“你多大了”？邓秀俭答：“25岁”。毛主席又问：“搞合作社有困难吗？”邓秀俭答：“没有困难，就是富裕中农不愿入社。”毛主席听后笑了。

来到村公所办公室的里屋，邓秀俭请毛主席坐下。这时毛主席拿出烟来让大家吸烟。当时被召见的还有李吉顺、徐茂起（村长）、陈玉来（村团支部书记）。毛主席说：“我来看看合作社，你们有什么困难。”邓秀俭回答：“贫下中农都愿入社，现在产量提高了，收入也增加了，群众生活好了，就是富裕中农不愿入社。”毛主席问：“为什么”？邓秀俭说：“他们的土地好，劳力多，农具齐全，入了社怕吃亏。”这时，村妇女主任徐茂芬进来了，邓秀俭向毛主席做了介绍，毛主席同她握手。毛主席风趣地问：“你领导老太婆行吗？”（当时徐茂芬只二十多岁），徐茂芬说：“能行”。毛主席又问：“识字吗？能看报吗？”徐茂芬说：“刚上识字班，可以看报。”毛主席又指着站在门边的杨起发问：“你领导什么”？杨起发说：“我管生产”。毛主席同他握握手。又指身旁的徐茂起说：“他负责什么？”邓秀俭介绍说：“他是村长，他旁边的陈玉来是村团支部书记。”毛主席说：“好！你们这是农村五大领袖”。

之后，南郊区白塘口村党支部书记李吉顺向毛主席汇报了他们那合作社的情况。

毛主席走时，邓秀俭把毛主席的帽子送过去，毛主席说：“谢谢你”。毛主席走在村中，看到路两旁的摊贩，还询问了他们卖的什么。毛主席上车前，群众围在外面，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几次招手示意。而后离去。

毛主席的视察，给王顶堤村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以极大鼓舞和力量，坚定了全村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当天，家家户户吃喜面，以示庆祝。当晚，全村召开了群众大会，党、团员，贫下中农纷纷表示办大社的决心。17户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

也全部报名入社。1956年1月15日，王顶堤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宣告成立，天津市歌舞团、曲艺团到会演出，庆祝活动持续数天。

高级社的建立，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干部思想坚定，社员情绪稳定，生产年年发展，社员收入逐年增加，全社形成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水高庄名称的由来

高 照

水高庄建于明永乐初年（公元1403）。在燕王扫北时期，由山西洪洞县移民到此。最早是沙家、彭家、阎家，相继又迁来高、王、李家。建村后不久，当因地生活艰苦，沙、彭两家迁往他乡，阎家人丁不旺，而高姓人口众多，成为较大族门，又因村庄建在高台上，得名“高庄子”。

到清朝末年，一位名叫曲念徐的文人路过此地借宿，观此九河汇集，西有东淀，东有莲花淀，积水常年围村，村民多以捕鱼捞虾采集水生植物和编织苇席为生，老人睹景赋诗曰：

隔堤一望似汪洋，
红有芙蕖绿有秧，
门泊渔船墙晒网，
村名不愧水高庄。

从此村人就改名水高庄了。

谢觉哉视察杨柳青

石泽年

无复垂杨趁晚风，
虚名传诵到如今。
重来应是春三月，
柳絮如绵线似金。

这是三十年前谢觉哉同志视察杨柳青镇后写的一首诗。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谢老轻车简从，从天津来到杨柳青，稍事休息，即由杨柳青镇党委副书记戴建林陪同，驱车前往东淀视察新建的工农联盟扬水站和灌溉渠道。在去参观莲花淀和当城大队的途中，谢老不时示意停车，视察水利渠道及麦田。

莲花淀位于杨柳青西部，过去是十年九涝的低洼地。近年修了排水工程，使多年积水的洼地成为良田。莲花淀中间是稻田，淀边高地种麦子，靠近西河堤的土方坑和顺堤的洼地水面种菱角，淀中最洼处种藕，长年有水的地方养鱼。谢老看了，在途中即兴做诗一首：

洼底朝天水旱无，
新建工农商学俱。
从今不让胜芳独，
千里荷花千里鱼。（注）

谢老赞扬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高度评价了洼地改造的成果。

同时，殷切地希望人民群众把家乡建成象有“百里荷花百里鱼”之称的胜芳那样的鱼米之乡。

到当城大队后，谢老视察了幼儿园和敬老院。当他走进幼儿园时，孩子们亲热地喊“爷爷”，谢老亲切地抚摸着孩子们的头，问道：“你们吃的，玩的，好吗？”孩子们齐声回答：“很好”。到敬老院时，有几位老人正在下象棋，谢老坐下来问：“生活怎样？”老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吃的好，穿的暖。”谢老说：“我们年轻时辛辛苦苦地把他们（指青壮年）养大了，现在应该叫他们养我们了。休息好，吃好点，这是应该的。”

谢老又到十四街大队蔬菜暖室，看了黄瓜、西红柿、茄子等作物生长情况，询问了蔬菜品种、产量及上市情况。十四街大队赠送谢老两盆盆栽茴香。接着谢老又去杨柳青年画社，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制画的过程。画社送谢老十几幅画做纪念。回津后，谢老只留下一幅，余均退回。

春节将至。回到镇机关后，谢老还询问了春节物资供应准备情况，并说：“人们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年，一定让人们过好春节，保证都能吃上肉饺子，这在北方很重要！”

谢老以八旬高龄，在杨柳青整整视察了一天，直到黄昏才返回天津。

杨柳青位于天津西郊，距市区十五公里，古名柳口镇。镇中南运河穿流而过，两岸杨柳飘曳，河上舟船不断；运河盛产红色鲤鱼，味道鲜美，杨柳青年画历史悠久，制作精致，驰名中外；镇内的古建筑也颇具特色，慕名而来的游人络绎不绝。但后遭日本侵略军的蹂躏和国民党伪军的破坏，尤其是解放前夕，蒋军修筑工事时，把沿河两岸的柳树砍伐殆尽。解放后，虽然每年植树，但成效不大，风景已不似往年。

所以，谢老回津后于一月二十四日来信，又赋诗一首，对他所看到的杨柳青已“无复垂柳趁晓风”，只是“虚名传诵到如

今”，颇感失望。他鼓励我们要抓植树造林，多栽些杨柳，“重来应是春三月”，“柳絮如绵线似金”，寄予了他对杨柳青美好未来的期望。

注：谢老回津后对此诗作了修改。修改后的诗为：

洼底朝天水旱无，
农工林牧副渔俱；
从今不羡胜芳独，
千里荷花千里鱼。

（本文撰写时曾参考了戴建林同志的回忆材料）1989.7

泛莲花淀口占

高广懋

其一

十里荷花面面秋，渔人指点向莲洲。
芦荻深处雉回棹，一叶随风逐水流。

其二

满日苍苍路欲迷，秋帆斜挂夕阳西。
草色映人浑不辨，沙汀唯听暮鸦啼。

其三

花光叶色影晴湖，水泛轻移起浴凫。
遥看深处无边景，恍疑身寄枫桥吴。

注：莲花淀在杨柳青镇之西至辛口乡界，面积十余平方里。为东淀中之一淀，今已淤积成田，即所谓“小洼”者是也。

作者高倬字广懋，系元末始迁来高居宝十二世孙，康熙间进士。

（张志斌辑）

郑子江战场抢救陈老总

董兆祯 金 兴

郑子江，一九一一年生人，今年已七十八岁了。原籍河北省南皮县马四堡村人，一九四一年在河北南皮参加我军，先后在战场上立过五次功。一九四一年三月，经李文华介绍，在南皮县业家庙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解放前他父亲携家眷从南皮迁往杨柳青，现住杨柳青镇大柳滩村三里兴。解放初期郑子江同志从部队复员后，曾在杨柳青红旗砖瓦厂做保卫工作，现为该厂退休职工。

郑子江战场抢救陈老总，那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当中的事。当时，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第三野战军威武雄壮，犹如连环套月之势，包围了国民党军队。大的战役尚未打响，小的战斗持续不断，日日夜夜，时强时弱的枪炮声经久不息。

一天午夜十二点，我第三野战军阵地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一支狡猾的国民党军队抄后路猛袭而来，炮弹雨点般地在阵地上轰炸，密集的机关炮、步枪，刷刷地向我阵地射击。情况十分紧急，我方不少战士英勇牺牲了。我军十八团三营三连副连长郑子江，三十多岁，血气方刚，身材魁梧，他一面指挥战斗，向敌人猛烈还击，一面保护自己的同志。此刻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一位同志又倒下了。敌人的炮弹轰炸更加激烈，炸起的尘土沙沙直落，我方受伤人员顷刻即会出现被掩埋的危险。郑子江三

步并作两步，迅速匍匐到刚刚倒下的同志跟前，他发现受伤的同志是双腿肌肉被子弹穿透，鲜血直淌。这位受伤的同志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说：“不要管我，快去迎击敌人”可是郑子江想这地方是敌人重点射击的目标，能救出一位同志，就是一份力量。

郑子江使尽平生力气，把刚倒下的同志背起，不顾一切地向我后方迅跑，一口气跑了一里多地，来到了吴屯村，正好有一付担架，郑子江稳稳地把受伤的同志放在担架上。

受伤的同志问：“同志，你是哪连的？”

“我是十八团三营三连的副连长郑子江啊！”

“唔，郑子江。”

郑子江又反问：“同志，您那？”只听对方说：“我是陈毅啊！”

郑子江一听，心里一震，啊！原来这是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同志呀！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听准了还是没听准？他默默地思量着。我真没想到，我救的是陈毅军长啊！

郑子江正在思忖着，陈毅同志伸手握住了郑子江。并从腰间拿出一面叠好的红旗，命令郑子江迅速返回前线，集中火力把敌人打退，把红旗插在夺回的阵地上。

郑子江立即打了个立正，并说：“请首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郑子江还小声地嘱咐抬担架的同志要小心，要稳，快快把首长送往野战军医院去。

郑子江人没歇脚，连水也没喝一口，立即返回了阵地，和全体指战员一起，向敌人猛烈回击，终于把偷袭的敌人打退了。

乘胜追击的号角吹响了，我军向敌军阵地发起了猛攻。一个个敌军碉堡被摧毁了，郑子江和战士们一直冲上去，把敌人一个五层楼高的大岗楼，来了个中心开花，崩得四分五裂。由于炸药包的轰鸣，炮弹的炸响，震得郑子江耳聋了，头脑受损现在说话

还有些口吃，也还时断时续的有痴呆状。但当时他却一直率领部队冲锋，率先把红旗插在了夺回的阵地上。

战斗结束后，部队首长在赵家圈村召开了庆功会，郑子江十字披红，手捧奖状，荣立一等功。

全国解放后，陈毅同志时刻惦念着郑子江，一直派同志四处寻找，直至一九五六年才从杨柳青找到了他，并把他接到了北京。

陈毅同志、张茜同志见了郑子江非常高兴，连声说：“我们非常想念你，在那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是你把我救出来的，如果没有你救我，说不定早就牺牲了。”接着陈毅同志笑着说：“现在好了，三座大山推翻了，全国解放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你可要在北京多住些日子，好好玩玩吧！”

陈毅同志让司机陪郑子江游览北京名胜古迹，故宫、香山、颐和园、天坛、十三陵等等，处处都去了。

有时饭后，迎着晚霞，陈毅、张茜二同志还陪着郑子江漫步树丛之间，畅谈不已。一幌郑子江在北京住了半年多才回到杨柳青。临别时，陈毅同志曾给郑子江一个纪念本，还有陈毅同志的像片等。

以后，郑子江又去过第二次、第三次。陈毅同志病危，郑子江前往探视，后又参加了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回忆政协委员梁振清的几点往事

傅书楷

梁振清，是本市西郊区西兰坨村的一名普通妇女，是战争年月的堡垒户，她出生入死掩护八路军和工作人员，捉特务、送情报、做军鞋、筹公粮，她的很多动人事迹，在周围几十里的村庄传颂着，广大军民都尊敬地称她滕大娘。一九八四年西郊区聘她为区政协委员。

国庆节时，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去看望在战争年代保护过我们的滕大娘，她已是八十五岁高龄，但身体康泰，精神矍铄。一见到就滔滔不绝地谈起往事，引起了我对战争岁月的回忆，很多情景又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天，我当时任区委书记兼武工队政委和黄区长等六位同志住在了大娘家。拂晓时敌人包围了村庄，敌众我寡，实难突围。大娘把我们六人安置在东屋的夹壁墙小屋里，和东屋有个佛龛相通，她故意把破破烂烂的撤在炕上。这时，敌军营长郭德茂带着一个连长和两名卫兵闯进来，一进门就追问有没有八路，接着就在院内乱搜乱翻，大娘镇定自若面不改色把敌人领到东屋看了看，大娘说，这屋太脏，还是到西屋歇息吧！！敌人没搜出什么，就追问大娘：你为什么通八路军？大娘说：你们拿着枪来了，我敢不照应吗？八路军人多势重，我也得应酬呀！敌营长说：你真会说话是得应酬应酬。敌人要吃西瓜，大娘就派人去买。到中午，又给敌人烙饼炒鸡蛋。大娘假献殷勤稳住了敌

人，她抓着时机又偷偷把大饼鸡蛋递到夹壁墙里给我们吃。经过几个小时和敌人斗智周旋，滕大娘始终从容机智，谈吐自如地把敌人骗走了，使我们化险为夷。

同年秋季，一天夜里，我们武工队悄悄驻进腾大娘和邻居家里，封锁了消息。早饭后，从王稳庄方向来了三名牒报队（敌人特务队）一进村就打骂群众，抓鸡抢东西。我们派腾大娘出去探听虚实，随后，武工队化装出动，敌牒报队长正在村头东张西望，腾大娘上去假情假意问寒问暖分散其注意力，乘敌不备，我武工队长韩树臣箭步向前，用手枪顶上了敌人后腰，乖乖地交担当了俘虏。另两个牒报正在韩家院内，叫人杀鸡作饭，我武工队隔墙扔进了手榴弹，趁爆炸烟火冲进院内，也被活捉了。

过了几天，敌人大股部队又来报复性的扫荡，我正住在农会主任戴长有家，趁敌人刚进村，腾大娘三步并两步跑来送信，我们很快藏进了地洞，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一九四八年夏季，敌人侵占了马厂碱河，沿河接上了据点。有一天黄区长有一份紧急情报需要送到河南交给我，怕男人目标大，大娘自告奋勇，把情报藏在发髻内，假扮去河南走亲，当到赵连庄渡口过摆渡时，敌人上来盘查，用枪托捣、拳头打，硬说大娘是密探，可是大娘沉着冷静，一口咬定是去河南走亲，并责问敌人：谁家没有爹娘老小，你们不该这样对待一个赤手空拳的妇女。敌人被说的哑口无言，只好放她过去。当大娘到甜水井村时，我们都感动地流下了热泪。

滕大娘从1944年我们开辟地区始，经常为区干部，和部队缝洗衣服做军鞋，帮助村干部筹送公粮，宣传群众、和敌人斗争，赢得了村里多数人的拥护赞扬，可是有的人嫌怨她招来八路军，给村里惹麻烦，好心的人则劝她少管闲事。可是滕大娘几年如一日，一直是热情积极地工作。这就引起了敌人的仇恨，曾四次来村抓她，抄她的家，衣服粮食被抢走了，有一次敌人抓她，她躲

进韩家，韩树全的妻子面对敌人的面亲切地喊她妈妈，蒙混了敌人掩护了滕大娘。

回忆这些往事，使我更加崇敬这位有觉悟、有胆量、勇敢坚强的革命老人，衷心祝愿我们的滕大娘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伪军反正歌

月芽儿明，风又清。独坐岗楼惆沉沉，手抚着胸膛我问自己呀：我也是中国的好儿孙。前几年，鬼子们来。鬼子抓我们当伪军，强派着我去上前线，中国人来打中国人。八路军打日本，家家都送慰劳品，鸡子白面还有羊肉，老太太手拉手叫亲人。中国人志气高，越寻思越想脸无光。赶快反正归中国，复仇雪恨保家乡。

(朱国成辑)